

冬天的樱桃*

〔苏联〕B.Л.瓦卢茨基

李钧学译

昏暗的房间。

奥莉娅^①躺在床上，被子拉到胸口，露出美丽的脖子、赤裸的肩膀和胳膊。钟敲十一下，奥莉娅等敲完最后一响，便说起来：

“……奶奶当姑娘的时候，常常在主显节前几天替自己算命。你听说过没有，要把两面镜子斜放着，手里拿着蜡烛，透过火苗望镜子，看自己命中注定该嫁给谁。有一回，奶奶瞧见镜子里照出一座楼梯，那楼梯高极了，上面铺着地毯。楼梯上先出现两只脚……穿着半高靛漆皮鞋，当初时兴这种鞋——脸还看不见，马上就该出现了。奶奶说：‘那时候我吓得赶紧扔掉蜡烛跑出房间……’。我对她说：‘奶奶，你怎么那样傻，要是不跑出去，就能看见未婚夫了’。她说：‘去他的吧，我吓都快吓死了，还顾得上看什么未婚夫……’”

她床前地毯上真有一双鞋，但这是一双最普通的鞋，不是漆皮鞋。它的主人瓦季姆已经穿上鞋，站在镜前穿毛衣。

她的眼神渐渐变得严肃了。

奥莉娅：要走了？

瓦季姆：明天早上你自己能醒，还是打电话叫醒你？

* 《冬天的樱桃》由 M. 马斯连尼科夫导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 1985 年摄制出品。饰女主人公的演员 E. 萨福诺娃因在此片中演技出众而被评为 1985 年最佳女演员。本文按照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 1984 年的剧本并参照完成片翻译整理。——译者

① 奥莉加的简称。——译者

奥莉娅：会叫醒我的。

瓦季姆：谁叫醒你？

奥莉娅：一位可靠的同志。

瓦季姆：这位可靠的同志是谁？你知道我多恼火！噢——噢——噢！

瓦季姆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向她扑去，却连连吻她。

奥莉娅：你真可怕，能有什么同志！当然是闹钟啰！行啦，去吧。走吧，走吧！听见没有？走，走，走！得啦，得啦！小心点儿开车。

瓦季姆：明天见。

奥莉娅：明天见。

瓦季姆穿上外衣，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安托什卡^①早就睡在房门关得紧紧的旁边的屋里，一只脚在被子外面游荡呢。奥莉娅进去把他的脚塞在被子底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睡得死极了，像只贪睡的小花鼠。

她走进前厅，镶在雕花木框里的镜子边上有个要命的开关，要关灯，得先拉七下，到第八下灯才关上。

洗澡间里挂着一排连袜裤，奥莉娅的跟安托什卡的混着挂在一起。奥莉娅洗掉眼眶上的油彩，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

[这张脸对于三十岁的姑娘来说已经够不错的了，当然，还应该显得更愉快一点。]^②

电话铃响了。她到前厅去接电话。“喂！”

一个愉快的女人声音：是奥莉娅吗？……喂！家里没有别人？（电话里传来了音乐和谈话声）

奥莉娅：没有。

女人的声音：那就上楼吧。我这儿来了几个客人，都是好样儿的！……

① 安东的简称。——译者

② 方括号内都是奥莉娅的内心独白。——编者

奥莉娅：瓦柳什卡^①，我已经睡了。

瓦莉娅：那就醒过来，上这儿来吧，你等一下……

一个叮叮当当的男人声音：奥莉加，你装什么蒜？

奥莉娅：萨什卡^②，我没有玩儿的情绪。

萨什卡：你的情绪归我们管了。反正出场名单已经宣布，不能改动了。等一下……

瓦莉娅：奥莉娅，喂，我的好朋友！你上楼来吗？

奥莉娅：瓦柳什卡，我已经卸装了……

瓦莉娅：你卸了装更好看，大家都很想见你。

奥莉娅：这“大家”是谁？

瓦莉娅：出类拔萃的人。你不认识他们。拉里斯卡^③马上就下来……
(声音变得极轻) 这儿有一位对她太合适了，简直惊人，而且他刚离婚……
你明白啦？……我们等着你！

奥莉娅：那好吧！

住在楼上的另一位邻居拉里莎站在奥莉娅门口。她已经打扮停当，还抹了口红，可以上场了。她手里拿着搅拌器。

拉里莎：家里有香精吗？调奶油用。瓦柳什卡在做大蛋糕。

奥莉娅：不知道还有没有，我找找看。

奥莉娅去厨房找香精的时候，拉里莎走到前厅里，照着老式木框的椭圆形镜子跟前，她似乎是顺便转了个身子，看看自己的外表。

拉里莎：我就呆一会儿。明天会忙得我够戗。一老早就得上银行。听我说，我的谢廖什卡^④不知道怎么了，没精打采的……动不动就打喷嚏，还咳嗽。幼儿园里大概有过堂风……楼上来了些什么人？

奥莉娅（麻利地在眼眶上抹了油彩，换了件衣服）：不知道。他们说

① 瓦莉娅的昵称。——译者

② 亚历山大的小称。——译者

③ 拉里莎的小称。——译者

④ 谢尔盖的昵称。——译者

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拉了几下开关，关了灯）

拉里莎，我可还没有梳头呢……

四层楼的楼梯口。

瓦莉娅家的门开了一条缝，正等着客人呢。门内传来里屋的谈话声和厨房里煤气炉的噼啪声。

奥莉娅：可以进来吗？……

瓦莉娅：啊，就来，我就来！

瓦莉娅来到门口，她满脸通红，精神抖擞，心情愉快，“你们好呀！”

奥莉娅：你好。

拉里莎（把搅拌器和香精递给瓦莉娅）：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瓦莉娅：刚从球场回来，我们队输了。不过球艺是最高水平的！（带着客人走到里屋门口）瞧，我们来了……

室内的陈设简朴到了极点，只有几把椅子，一张桌子和沙发床。桌上倒是摆着一把冒热气的茶壶和几包外国点心。

三名男客见女宾到了，马上站起来。他们中间有瓦莉娅的男朋友冰球运动员萨什卡。他跑过来欢迎两位姑娘。

萨什卡：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左面这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叫奥莉娅。

奥莉娅：你们好！

萨什卡，右面这位也很漂亮的姑娘叫拉里莎。

拉里莎：我叫拉里莎·帕夫洛夫娜……

拉里莎说完，走到沙发床前坐下，旁边是位穿西服系领带的整洁端庄的男人。拉里莎傲慢地向他点点头。

萨什卡（向她们介绍这位男客）：这位是首都来的客人！老同学……他叫格尔别特。

格尔别特：我叫格尔别特·马丁诺维奇。

瓦莉娅用大盘子从厨房里端来一个自己烤的奶油大蛋糕。

瓦莉娅：对了，格尔别特全世界都走遍了！格尔别特，我忘了你眼下

• 6 •

在瑞士哪个城市工作？

格尔别特：我吗？说实在的，我这会儿哪儿也不在呀。

萨什卡：没什么，老伙计，你今天在这儿，明天又上日内瓦了。你做的就是这种工作嘛。

拉里莎（一本正经地）：这么说，马丁诺维奇是外交家喽，对吧？可是你呢，萨什卡……

萨什卡：我怎么啦？

拉里莎：你怎么啦，你怎么不是外交家？你们原来不是都在一所大学里念书吗？

萨什卡：同学的时间太短了。

〔拉里莎一见到客人，尤其在陌生人面前，总要显示一下自己的优越感。〕

瓦莉娅：因为萨申卡^①当了第一流的运动员……

第三位男客显得有点古怪，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高领毛衣，愣头愣脑的。

第三位男客：姑娘们，是这么一回事儿……上了大学经常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三个当初确实是同学，在电工学院食堂里狼吞虎咽地吃小泥肠。格拉^②，我想你还记得吧？但是格拉现在是莫斯科人了，首都的居民，他还是我国电子工业部门的驻外代表。萨什卡以电子速度在冰球场上驰骋。（笑）而我用电子设备统计社会上对他们活动的反应……说得不错吧？

萨什卡（满意地笑了）：韦尼阿明是科学工作者！

接着他打开了录音机。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品尝瓦莉娅烤的大蛋糕，还听着音乐，就像农村青年冬闲季节的晚上聚在一起娱乐似的。但是我情绪不高，坐在那儿一句话也没说。〕

① 亚历山大的昵称。——译者

② 格尔别特的小称。——译者

韦尼阿明可不是这样。

韦尼亚①：我们能聚在一起真不错！……人们交谈的时候太有趣了。有时候真想发表点反对的意见或赞成的意见。我们现在争论得太少了，可惜，真可惜……瓦莉娅！我号召你们争论！

瓦莉娅：好呀，咱们争论吧！

韦尼亚（对拉里莎）：怎么样，瓦莉娅？

拉里莎：我同意……不过，如果不让您难堪的话，我应该告诉您，我叫拉里莎。

韦尼亚（丝毫不觉得难堪）：您叫拉里莎，这也很好呀！这好极了！我们往往聚在一起瞎聊一通就分手，各奔东西，这才遗憾呢，因为我们的确是有话可谈的。就不说格尔卡了，他老在国外转悠，对于我们这一套已经生疏了……可我们要要是不能在一起发发牢骚就简直没法活，女人更是这样。

拉里莎（傲慢地）：为什么您要特别强调女人？

韦尼亚：因为……女人总是比男人倒霉。男人毕竟是强者，您瞧萨什卡，简直是角斗士！冰上骑士！

拉里莎（冷笑一声）：骑士根本没有了，一个也不剩了……（她挺直身子）现在的男人已经不是男子汉了。

格尔别特身上绷着一套西装，系着领带，好像被捆住了似的，现在突然扭过脖子。

格尔别特：哼，这种见解真有意思……

奥莉娅就是不参加他们的谈话，她故意拿起刀子切蛋糕。

拉里莎：您这是在可怜女人，特别可怜单身女人，是吗？

韦尼亚：我……说实在的……

拉里莎：不过我们女人早就变聪明了！我们明白了，如果想抱怨，想发牢骚而身边反正没有男人的话，如果除了自己反正没有别人可以指望的话，生活反倒简单了！

格尔别特（又转动脖子）：那还要不要普通人的幸福呢？……还要不要

① 韦尼阿明的简称。——译者

家庭呢？

拉里莎（激烈地）：我就是家庭！我和我的儿子。还要再给我个孩子，要我侍候他一辈子，我可不干，我侍候够了。得给他做饭，洗衣服，还得对他表示欣赏，而他回报你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谢天谢地，我一个人生活已经两年多了，而且一点儿都不后悔。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今天无论给我什么好处，我也不放弃这种生活。我还会嫁人？把绞索往脖子上套！

韦尼阿明听了拉里莎这番措词激烈的话，仿佛有点害怕，便不作声了……

萨什卡：你可别跟拉里斯卡^①争论……男人全捏在她这儿呢！（他伸出手来捏住拳头）她是汽车场里管发工资的……

韦尼亚：尽管我们坐在这儿争吵……可我还挺喜欢……但是为什么奥莉娅一声也不吭……（望着奥莉娅）美丽而忧郁的奥莉娅……

奥莉娅淡淡一笑。他们的谈话她显然全听到了。

拉里莎：她受罪也受够了，熬到头了！现在她是个美丽而自由的女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对吗，奥莉娅？

这时候大家都转过头来望着奥莉娅，仿佛要看看她是不是的确很美丽。她突然若有所思地说：“我不知道……”

拉里莎和瓦柳什卡诧异地瞪大眼睛望着她。

〔这时候种种因素大概都在我心里搅在一起了，极坏的心情、这个谁也不需要的家庭晚会、拉里莎慷慨激昂的发言……于是我开口了，而且……最叫我自己吃惊的是我觉得自己说的全是实话。〕

奥莉娅：我不知道自己主宰命运是不是就好……不知道获得自由究竟是好是坏……你想抱怨诉苦的时候身边大概还是需要有个男人的……

拉里莎：你怎么，犯傻啦？叛徒！

奥莉娅：……因为家庭大概跟祖国一样，就应该有嘛，就是这样。不

① 拉里莎的小称。——译者

然的话，那就毫无意义了。

萨什卡：金子般的语言，应该为它喝一杯，可是据说不准喝。

萨什卡说完就起身向厨房走去。他一起身，瓦柳什卡就明白了。她也跳起来，追了上去。

瓦莉娅：萨什卡……

萨什卡：再多嘴就罚你下球场！

瓦莉娅：你饮食有规定……厨房里什么也没有。真的！我求求你，亚历山大！

厨房里传来萨什卡的声音：“再多嘴就罚你下场！”

接着又传来拌嘴的声音、瓦莉娅的尖叫声、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摔碎的声音。

这时候拉里莎站起来了。

拉里莎：没什么，常有的事，同志们，经常这样，这是我们在为今后幸福的家庭生活举行排练呢。我出去一下就回来。

她到厨房解救瓦柳什卡去了。

奥莉娅也站起来了：“我该走了。真的该走了。再见。”

格尔别特和韦尼阿明这两位“出类拔萃”的男人莫名其妙地望着她的背影。

奥莉娅回到家里。安托什卡安睡着，脚搁在被窝里，她走后一直没有动弹。她拿起电话话筒给瓦季姆打电话。

瓦季姆：喂！

奥莉娅：一路上好吗？

瓦季姆：对不起，年轻人，看来您拨错号码了。

奥莉娅：向你报告，我这就睡了，闹钟上了发条。晚安。

夜去昼来。闹钟把奥莉娅从梦中惊醒，她睁开眼睛，看了看闹钟：七点半了。

奥莉娅（用拳头捶墙）：喂，小花鼠，快起来！

接着她穿戴收拾，在屋里忙得团团转，又站在镜子前面梳妆打扮。

奥莉娅：安托努什卡^①，亲爱的，起来！小心肝，起来，起来，穿上衣服！……起来，快把衣服穿好！……

安托什卡：太快，裤子会穿反的……

奥莉娅：没关系，来不及了，反就反吧。

前厅门铃响了，准是拉里斯卡。

奥莉娅打开门，门外不是拉里斯卡，而是她的儿子谢廖什卡。

奥莉娅：噢，谢廖什卡，你好！妈妈呢？

谢廖什卡：妈妈守在电梯里，不让它开走。

奥莉娅牵着安托什卡跟谢廖什卡一起向电梯走去。

奥莉娅（对着电梯）：你好！

拉里莎：你好！我在这儿，听见没有？……快点儿，快点儿……瓦夏^②开车去汽车场，顺路送我们。

电梯下到一层。

奥莉娅：快点儿下电梯。

拉里莎：我从前的那一位来电话说他们那儿到了一批芬兰进口的大衣，你要吗？

奥莉娅：什么样的？

拉里莎：宽松式的。（对正向她们走来的瓦莉娅）你们怎么了，又闹别扭啦？

瓦莉娅（容光焕发、心情愉快）：瞧你说的！他后来又回来向我道歉了。他就是那么疯疯颠颠的。

拉里莎：瞧这个傻瓜，你真蠢，瓦柳什卡，真是的，还算教育工作者呢。叫我们怎么敢把孩子交给你照管！……瓦柳什卡，你要不要芬兰进口的大衣？

① 安东的昵称。——译者

② 瓦西里的简称。——译者

瓦莉娅：什么样的？

拉里莎：宽松式的。

瓦莉娅：不用了，萨什卡会从捷克给我带回来的。

拉里莎：快上车，小心。（上车，对司机）瓦谢奇卡^①，上帝保佑你身体健康！我决不会亏待你的……

瓦夏：还是先去幼儿园吧？

拉里莎：跟往常一样，亲爱的，跟往常一样！……

奥莉娅在研究所门口看见韦尼阿明站在那儿等她。

奥莉娅：早上好！

韦尼亚：瓦莉娅，嫁给我吧！

奥莉娅：您向我求婚以前，总该先记住我的名字吧……我叫奥莉加……

韦尼亚：咱们到边上去说几句话行吗？

奥莉娅：只能说一分钟。

他们在长凳上坐下。

韦尼亚：我明白这……我这样说，显得十分荒唐……我原来根本没打算这样开头的……您明白吗，奥莉娅，我从来没结过婚。三十六岁啦，谈过恋爱，一直梦想建立一个家庭……昨天您突然说了一些跟现代观点完全不同的见解……您还记得吧？

奥莉娅：什么见解？认为单身生活不好，是吗？

韦尼亚：不是这个，单身生活对谁都不好……昨天您说，家庭跟祖国一样，就应该有嘛，就是这样，其他的都不重要……

奥莉娅：真有意思。连我爱不爱……比方说，爱不爱您，都不重要，是吗？

韦尼亚：是呀！本来嘛，我们也没有预先挑选祖国嘛。我们就是这样生下来了，然后才学会爱她，珍惜她，并且，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尽我们

^① 瓦西里的昵称。——译者

的天职。可是我们先应该得到她……您现在反正没有爱人，而我又在哪一点上不如别人呢？……况且我比别人更了解您。

〔我瞧着他，心里想道：这人是不是疯了？不像，他的眼睛很正常，倒是显得有些疲倦。〕

韦尼亚：我甚至觉得，我认识您已经很久了，我常在您家里作客，甚至到您家里住过……

〔多有趣的转折！〕

奥莉娅：原来您还想搬到我家来住，是吗？

韦尼亚：那……当然罗，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您明白吧，我跟妈妈一起过。我在写副博士论文……

韦尼亚滔滔不绝地说话的时候，奥莉娅细细打量这个古怪的人。经过近距离的仔细观察，她发现韦尼亚还不算太怪。他身上那件高领毛衣的确太宽大了点儿，但是衬衫挺干净的，他的脸很善良。

韦尼亚：奥莉娅，您说怎么样？咱们一起生活好吗？

奥莉娅(笑着)：总不至于从今天早晨就开始吧！您大概该上班了。

韦尼亚(点头)：我说话的时间已经超过您规定的两倍了。

他们站起来。

奥莉娅：您一切都会好的。祝您幸福。

韦尼亚(忧伤地点头)：不过，奥莉娅，如果您不觉得我说的全是胡话，如果有一天您的心情特别糟糕，那就请您别忘了我对您说过：“奥莉娅，咱们一起生活吧！”那您就给我打电话，您只用说一声“嗯”就行了。

奥莉娅：再见。

奥莉娅走进办公室，跟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打招呼：“您好，基里尔·伊万诺维奇！”

基里尔：啊——你生活得怎么样？大概老是“约会、告别和允诺……”是吧？①

① 出自一首名曲，原词是：“赴约时的期待，告别时的允诺。”——译者

奥莉娅：洗衣做饭，基里尔·伊万诺维奇，再看看小说。

基里尔：得了吧。我不相信漂亮机灵姑娘的生活会这样寂寞。

奥莉娅：嗯——！

基里尔：……一天的劳动刚开始，可已经有人找过您了。

奥莉娅：谁呀？

基里尔：您愿意是谁呀？

食堂。瓦季姆端着饭菜走到奥莉娅的座位跟前，“您好，奥莉加·尼古拉耶夫娜！”

奥莉娅：您好，瓦季姆·米哈依洛维奇。

瓦季姆（在她对面坐下，温柔地）：你好，小家伙……

奥莉娅（回头看了一眼）：旁边有熟人，万一叫他们听见了呢。

瓦季姆：那就让他们羡慕吧……羡慕你。

奥莉娅：羡慕我？

瓦季姆：那当然，这么一个男子汉坐在你身边……这么一位勇士。

奥莉娅：从什么时候起变成勇士啦？

瓦季姆：从今天起。

奥莉娅：哼……那为什么？

瓦季姆：我烦透了。

奥莉娅：什么事叫你烦透了？

瓦季姆：所有的一切。

奥莉娅：也包括我吗？

瓦季姆：不，你正好相反……喂！休假日你干什么？

奥莉娅：跟安托什卡在家里呆着，怎么啦？

瓦季姆：能不能把他寄放在什么人家里？

奥莉娅：不行。拉里莎的儿子谢廖什卡病了。

瓦季姆：不能把他交给你丈夫吗？毕竟是他的儿子呀……

奥莉娅：请你原谅，瓦季姆，可我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瓦季姆：早就发生了，小家伙，两年了。见面时候老得看表，老得躲在墙旮旯里，我折磨你，也折磨自己。这一切都叫我烦透了。我们得想个法子好好过休假日。不过你别问我为什么。你该知道这一次我可铁了心。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否则我要把你抢走。

一幢战前修建的老房子。奥莉娅带着儿子爬到三层楼上，按了按门铃。

开门的是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奥莉娅前夫菲利普的母亲。

安托什卡(拔出玩具手枪)：索菲娅①奶奶，举起手来！

索菲娅：我老照顾你，你就这么报答我呀？唉，安东·菲利佩奇，您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蛋。这孩子跟他爸爸简直一模一样。还是快到那儿去跟姐妹玩儿吧……他们把孩子撺给我照管，可我还得去文化宫排戏呢。你的前夫跟他的新欢也不爱在家里呆着。

奥莉娅：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

索菲娅：你的脸色不好。

奥莉娅：是吗？……太累了。

索菲娅：我给你号号脉。算不了什么。血压偏低。你往洗澡盆里放点儿泡沫液，好好洗几次澡，再找个情人。

奥莉娅：已经有了。

索菲娅：这么说，该换个好的。

奥莉娅：这个好像还不错。

索菲娅：这么说，你自然就会好的……他给你留下钱了。赡养费。(从柜子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奥莉娅)

奥莉娅(瞧了瞧信封)：这里面……不多吧？

索菲娅：不多也不少。他那本教科书的稿费终于拿到了。你急着上哪儿去？

奥莉娅：出差去……

索菲娅：是休假日出去玩儿吧？

① 索菲娅的简称。——译者

一望无际的林海。公路在两排参天大树之间向前延伸。阳光下，一辆白色的日古里车从远处驶来，在万绿丛中时隐时现。突然，它拐进一条乡间小道，开到路的尽头，在一幢小屋前停下。对面小岛上有一座一层楼的别墅。

瓦季姆和奥莉娅弃车登舟。这里只有他们俩，只有微风和小鸟，真正的大自然的怀抱。瓦季姆轻巧地划起双桨。木桨过处，在小船两侧的水中激起白色的泡沫。小船向小岛破浪前进。奥莉娅坐在瓦季姆对面，一只手托着面颊，幸福地望着他。他们登上小岛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了。水浪轻轻地拍打岸边的巨石，树林在晚风中沙沙作响。奥莉娅极目远眺，水天之间不见一只小船，要不是远处隐约呈现出山峦的影子，真不知道这片广阔的水域究竟伸展到什么地方。

朝阳升起，金色的光辉投进卧室，洒在奥莉娅的床上。鸟雀的啼啭声把她从梦中唤醒。她睁开眼睛，却不见瓦季姆的踪影，但是桌上的大花瓶里已经插满了五彩缤纷的野花。奥莉娅下床，懒洋洋地走到窗口，她一丝不挂，显出优美的曲线。奥莉娅从椅背上拿起一条长的花披巾裹在胸前和腋下，走到外面倚门而立。她看见瓦季姆穿着一条蓝白相间的游泳裤，正站在露出水面的大石头上钓鱼。

瓦季姆提着盛满活蹦乱跳的鲜鱼的铁桶跨上别墅前的小码头。奥莉娅上前迎接。瓦季姆放下铁桶，跟她热烈拥抱接吻，一不小心，碰翻了脚边的鱼桶。

按照俄罗斯家庭的传统分工，瓦季姆在户外履行男性的义务——抡斧劈柴。奥莉娅穿着绣花白衬衫，在靠窗的餐桌上放置杯盘刀叉，又不时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对面墙上的镜子，审视着自己的仪表和神态。她离开了喧闹的大城市，来到这难以想像的神话般的世界。

瓦季姆在窗外出现了。他左手端着一碟去了皮的土豆，右手托着一大盘嫩黄色的煎鱼，低头闻了闻佳肴，隔着玻璃朝奥莉娅摆摆手，赞赏不已。奥莉娅向他招手，他走进房间，向奥莉娅献上一条脆嫩的大鱼，自己在她

对面坐下，贪馋地吃了起来。奥莉娅依然静静地坐着，欣赏着瓦季姆的一举一动，她心里产生了一阵甜蜜的感觉，身心的快感交织在一起。

茂密的树林被暮霭笼罩着，黄昏降临了。奥莉娅坐在壁炉旁打毛衣，瓦季姆望着窗外沉思。

奥莉娅：真可怜安托什卡，他要是来的话，整整一年都会没完没了地回忆这次旅行。

瓦季姆：是呀。

奥莉娅：要是以后我们再出来玩，把他也带上，好吗？

瓦季姆：好。这孩子不错。

奥莉娅：不过总的说来，他胆小得要命！你知道吗，有一回我带他去动物园玩木马转椅。木马一个接一个地转着，后来我问他玩得高兴吗，他说：“不高兴，我老怕后面那匹马追上来咬我。”你能想像吗，他认定背后那匹木马是在追他。

瓦季姆：孩子们都很有趣。

奥莉娅：瓦季克①！

瓦季姆：嗯。

奥莉娅：咱们结婚吧。我给你生个女儿。

瓦季姆（沉默了许久）：你干吗……干吗这样？

奥莉娅：怎么啦……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

瓦季姆：咱们不是早就讲好了吗？

奥莉娅：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我不断重复这句问话，也许是因为我一沉默就会掉眼泪的。〕

奥莉娅：这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要是两个人相爱的话……

瓦季姆：小家伙……

奥莉娅：我不是小家伙！我三十岁了，为什么不结婚呢？

瓦季姆：嘿……就说一条理由吧，因为今天是一场梦，是童话中的仙

① 瓦季姆的小称。

境，而仙境是不会天天出现的，小家伙……

奥莉娅：我不是小家伙……为什么不结婚呢？

瓦季姆：因为这个……

奥莉娅：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瓦季姆：你老说“为什么？为什么？”真见鬼！

〔我没法忘掉这句“为什么”……就是不去想它，它也会出现在我脑海里……〕

在回列宁格勒的路上，双方都不说话。夜幕降临了。小轿车在一所不熟悉的房子跟前停了下来。

瓦季姆：你在车里坐一会儿……我还钥匙去。

开来一辆没载客的出租汽车，奥莉娅跳出小轿车，迎面跑去。

出租汽车司机：我回总站。

奥莉娅：请您帮个忙……

司机：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回总站！……

〔人竟能气忿到这种程度。而这又是为了什么？……〕

奥莉娅回到小轿车里。瓦季姆还了钥匙回来了。小轿车开动了，两个人还是不说话，瓦季姆瞄了一眼手表：“累了吧，奥莉娅？”

她以点头作为回答。小轿车里又是一片沉寂，直到车停下来。

瓦季姆：你到家了……你足足睡它一觉，休息过来了就会明白，一切都很好，小家伙，明天见！

〔而我甚至没有力量说出“谢谢你带我出来旅行”，“向你妻子问好”这一类话。因为我突然感到今天分手时候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今天的告别也许就是永别了……〕

奥莉娅猛然起身，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她走进楼门，机械地从信箱里取出这两天积压的报纸。

她乘电梯上楼，开了门锁。她在家里走来走去，把电灯全打开了。家

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空荡荡的。连安托什卡也不在。

〔姑娘，你现在可以扑在沙发上嚎啕大哭一场了。你有多少年没有哭过了，小老太婆？！〕

但是眼泪很快就干了，跟春天的雷雨一样，很快就过去了。

〔瞧，现在连哭泣都不会了。这就对了。何必哭呢？掉眼泪又有什么用……〕

奥莉娅躺在沙发上，鼻子大声抽气，心不在焉地翻着报纸。报纸里掉出一封信。

多奇怪的信哪，信封上除了地址，只有“奥莉娅收”这几个字，连收信人的姓氏都没写。信封里的纸片上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别的什么也没有。

〔这么说，他不算太怪……还有先见之明，连时机都找得合适……可见这真是命中注定的。〕

奥莉娅擦干眼泪，走到电话机跟前，刚拿起话筒，又把它放下了……

〔干吗不打呢？人活着就该行动，不顾一切地积极行动，非这样不可……〕

她拨了电话号码。电话通了。

韦尼亚的声音：喂！喂！

奥莉娅没吭声。

韦尼亚(抱着一线希望)：是您吗，奥莉娅？

奥莉娅：嗯……

又是一个清晨。安托什卡又在磨磨蹭蹭地穿连袜裤。

奥莉娅：安东，安东……今天晚上你住在幼儿园。

他顿时瞥了母亲一眼，嘴唇颤抖起来。

〔我自己可千万别心软。〕

安托什卡：我不愿意……

奥莉娅：你不愿意就得依你？我有事，有工作。今天晚上瓦莉娅在幼儿园值班，她陪你。动作快点儿，快穿衣服，我们晚了。

安托什卡：那明天你接我回家吗？……我不愿意全托！

她虽然转过身子假装洗餐具，但还是清楚地看见……安托什卡的睫毛颤抖得越来越快可是母亲先喊了起来。

奥莉娅：就算是全托，又有什么不好呢？安托奇卡，亲爱的，需要这样……有瓦莉娅陪你，我会来看你的，真的，我天天来看你。

安托什卡（又哭又喊）：我不愿意全托！……我不愿意全托！……我不愿意全托！

〔简直叫人生气。不过，既然下了狠心，就要坚持到底。〕

奥莉娅（喊道）：有你这样不听话的孩子，简直是受罪！

安托什卡：我不全托！不全托！不全托！不全托！不全托！

奥莉娅：快穿好衣服，别叫妈妈发火！

奥莉娅在汽车里一直搂着一动也不动的安托什卡。汽车开到目的地，瓦夏就像在真正的公共汽车里那样报站：“幼儿园到了！”

奥莉娅（吻安托什卡）：喂，我的心肝，要像男子汉那样嘛……一切都好，是吧？

瓦莉娅先下了车，站在车门口接安托什卡和谢廖什卡，然后下命令：“拉起手，开步走。”

奥莉娅，瓦柳什卡，安托什卡爱把脚伸在被子外面，你瞧着点儿，别让他把被子踢开，幼儿园里有过堂风。

瓦莉娅：别担心，当妈妈的！……（对孩子们）要过马路了。先看左边，再看右边。

晚上下班以后，奥莉娅把屋子整理得尽善尽美，还搬动了几件家具，穿上一件新的连衣裙和高跟鞋，然后坐下来等待客人。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已经没有退路了。〕

韦尼阿明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一只小手提箱，不知道为什么穿上了厚大衣。

奥莉娅：您好！

韦尼亚：您好！

奥莉娅：请进来。

韦尼亚：啊！

奥莉娅：就带这些东西？

他把小手提箱放在前厅墙角里。

韦尼亚：主要的……

奥莉娅：请脱大衣。

韦尼亚：……主要的是书、本子和写论文的材料。

奥莉娅：进来吧……

韦尼亚：等一会儿。（脱下皮鞋，换上便鞋）

奥莉娅：已经穿上冬大衣啦？

韦尼亚：冬天眼看就到了。……进哪间屋子？

奥莉娅：随您便。您是在自己家里。

韦尼亚：嗯。的确是这样……这么快，一下子就这样。有点儿不习惯。

（朝四下里看了看）你的家，总的说来，我就是这样想像的……上这儿？

奥莉娅：请。

韦尼亚：谢谢。

奥莉娅（举起高脚酒杯）：为了新的生活！

韦尼亚：还是先为您干杯吧，奥莉娅，为了您的……我实在不敢想像，生活里真会出现这种事。

奥莉娅：谢谢。对了，让我们互相改用“你”来称呼吧。我们要在一起生活，总得从某一点……开始吧。

韦尼亚（喝了口酒）：这是什么酒？

奥莉娅：这是蜜酒。怎么啦？

韦尼亚：味道真好。咱们改称“你”以后，好像还应该接个吻吧？

奥莉娅：那当然。

韦尼亚羞怯地在奥莉娅面颊上亲了一下，重新坐下。

韦尼亚：现在改称“你”了。咱们再干一杯吧。

奥莉娅：好呀！（又喝了一杯）怎么样？

韦尼亚：好极了。

奥莉娅：我当然不能每天给你准备这样的晚饭。

韦尼亚：不管怎么样，你反正是一位最出色的主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妇女通常都不愿意当个好主妇，觉得会让她们丢人，这又为什么呢？女人就应该是女人嘛。我能遇到你，实在是命运的恩赐，让我遇到这样的……真正的俄罗斯妇女：她们敢去勒住奔马，不顾熊熊烈火冲进木头房子去救孩子……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万里寻夫……请原谅我没跳出俗套……

奥莉娅：请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她轻盈地走进安托什卡的房间，脱下了讲究的服装，换上了家常穿的牛仔褲和高领毛衣。

〔我事先就这样设计的。〕

韦尼亚（看到换装后的奥莉娅）：真没想到！……刚才那件连衣裙多漂亮啊！

奥莉娅：该让你习惯习惯……今后你不会老看见我穿华丽服装的。坐下，有些事我要跟你谈谈。（韦尼阿明遵照她的吩咐坐下了）是这样，以后咱们这样过日子。早晨我先给你做早饭，然后我去工作，你也要工作，在家里写你的论文。你应该有一间工作室。

韦尼亚：我可以在厨房里工作。

奥莉娅：不，我在厨房做事，电视、电话都放在厨房里，免得妨碍你。再给你买张书桌。眼下先借用安托什卡的桌子。

韦尼亚：干吗用他的？哪张桌子都行。对了，他在哪儿？

奥莉娅：以后接他回来，但不是马上。咱们互相熟悉得有个过程。

韦尼亚：我喜欢孩子，他们也喜欢我。（指着书柜上的照片）这是他吗？

奥莉娅：是他。

韦尼阿明走到书柜跟前把照片拿下来，回到座位上仔细看。

韦尼亚：真像你，上几年级了？

奥莉娅：上幼儿园，他还没满五岁。

韦尼亚：到了冬天，我们三个在一起，冬夜就会变得妙不可言！我们还要接待客人。好吗？……招待拉里莎和瓦柳什卡……菜要做得跟今天一样好吃，还要争论，是吧？……啊，神话般的生活……

奥莉娅：咱们再干一杯，我要说几句话。

韦尼亚想起了男性的义务，马上拿起酒瓶，“我来斟酒。”

奥莉娅：你说过，爱情、敬意和责任感是逐步产生的，最主要的是具有信念，并且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让我们为你这些话，为了明天早晨而干杯！

韦尼亚（举起酒杯，却愣住了）：为什么为早晨干杯？

奥莉娅：因为明天早晨是今天的继续。因为早晨比晚上头脑清醒。还因为现在该睡了。（看到韦尼阿明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不……明天还要早起呢。安托什卡的床太小，搁不下你，我在他房间里给你支上一张折叠床。（说罢，向贮藏室走去）

韦尼亚（跟在后面）：啊……我爱折叠床！我睡了半辈子折叠床。折叠床啊，折叠床，从童年起就是我的好朋友！（帮奥莉娅架床）好，一切就绪。

奥莉娅从柜子里取出枕头和被褥，转过身子，她发现韦尼阿明坐在折叠床上望着她，脸色起了变化。

奥莉娅：你怎么啦？

韦尼阿明还是这样望着奥莉娅，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她似的。奥莉娅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奥莉娅：如果有什么不适的，请直说。

韦尼亚：你真下决心了？……

奥莉娅：下什么决心？

韦尼亚：……咱俩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是吗？你知道，我的确需要一个人呆一会儿。今天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得好好想想，考虑考虑……你刚才自己不是说，明天早晨……早晨头脑清醒嘛。

奥莉娅：好吧，铺床睡觉吧……………晚安。

奥莉娅在自己房间里铺床，换睡衣，躺了下来。她听到折叠床发出的轧轧声，后来一片寂静。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只听见闹钟滴答滴答地响，心怦怦地跳……死一般的沉寂。

〔难道他死了不成？〕

突然，门砰的一响。奥莉娅跳了起来……

韦尼阿明无影无踪了！也不见他的手提箱和大衣的踪影。奥莉娅坐在前厅里，她什么也不明白。多么简单的事呀，可她就是不明白。

〔我就不能明白！天哪！瞧镜子里我那张脸有多蠢！〕

蓦然传来一阵呜咽声……不！像是笑声……奥莉娅在前厅里走来走去，捧腹大笑。

又是一个早晨。奥莉娅去研究所上班。

基里尔：还是那样生活吗，洗衣服，做饭，看小说？

奥莉娅：不，基里尔·伊万诺维奇，约会、告别和允诺……

基里尔：嗯，真是这样吗？这就对了。不然的话，如果生活里只有家、幼儿园、办公室，这算什么生活哟？！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你的外形都会起变化的。

奥莉娅(认真地)：那么，基里尔·伊万诺维奇，说实话，您觉得我可爱吗？

基里尔(端详着她)：说实话，我觉得你可爱。

奥莉娅在洗澡间里洗去脸上的脂粉，往手上抹了雪花膏，又去看看安托什卡，关好他的房门，然后坐下来打电话，打听今天这幢楼里发生的新闻。

奥莉娅：拉里莎，你好，就你一个在家？

拉里莎：不是，快上来，快！

奥莉娅一跨进拉里莎的家门，就看见泪痕满面的瓦柳什卡拿着一枚一

卢布的硬币按在左眼旁边的青斑上①。

奥莉娅：出什么事了？

拉里莎：吃醋了，奥赛罗……你瞧，打冰球的奥赛罗！

瓦莉娅：我老老实实告诉他，我参加了一次生日晚会，你可以问里斯卡嘛，可他……

拉里莎：谁叫你告诉他的？

瓦莉娅：既然什么事也没有，我干吗要撒谎？他问我：“你跳舞没有？”我说：“就跳了两次，那舞伴简直还是个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又问：“他送你回家没有？”我说：“就送到无轨车站……”

瓦莉娅又泣不成声，奥莉娅在她身边坐下，抚摸她的卷发。

奥莉娅：你呀，瓦柳什卡，真笨。你又不是不了解萨什卡，干吗冒这个险？扯个谎不就完了，免得挨打。

瓦莉娅：我怕他。

拉里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甩了他算了，反正他也成不了球星。

瓦莉娅：你怎么说这话！你根本不能想像有多少人想陷害他。而且，他受的挫折已经够多的了，所以性情才变得那样暴躁，动不动就发火。

前厅的门铃响了。瓦柳什卡吓得瞪大眼睛，压低嗓音说：“他来了！别开门！”

拉里莎：你疯了？也许是来找我的。（冲着房门）谁呀？

萨什卡（在门外）：拉里莎，瓦柳什卡在你这儿吗？

拉里莎：怎么，你疯了？我早就睡了。

萨什卡：那她在哪儿？

拉里莎：我怎么知道。

萨什卡：开一下门。就开一下。

拉里莎（压低声音）：这里……还有一个人。

萨什卡：少给我扯谎，你这儿能有什么男人？！

拉里莎（受到侮辱）：你怎么啦，简直是笨蛋！

① 俄罗斯人常用的消肿方法。——译者

萨什卡：那就这样……要么你乖乖地把门打开，要么我就砸门了。

瓦莉娅：他真能把门砸坏……知道他身体有多重？！

萨什卡开始砸门，瓦柳什卡无计可施，跑到门背后喊道：“你怎么啦！……萨什卡，赶快住手，听见没有？拉里莎的门又没有过错！”

萨什卡：那么你出来。

拉里莎把瓦柳什卡往里屋推，又朝着房门喊道，“她不出来，你明白吗？以后再也别上这儿来了！滚，再也别来了。她跟你从此一刀两断！”扭过头来对瓦柳什卡说，“你这个蠢货要是出去的话……”

萨什卡再次砸门，整个房子震动了一下。

瓦柳什卡(有了主意)：得给格尔别特打电话。

奥莉娅：往哪儿打？……他不是在莫斯科吗？

瓦柳什卡(手忙脚乱地翻开记事本)：不，现在他在列宁格勒，准备开展览会……天哪，他在干什么？！他的锁骨本来已经骨折了！（朝着房门）萨沙，你怎么啦，马上住手！

拉里莎：萨沙，用脑袋撞，往墙上撞，再撞，再撞！

瓦莉娅：不许你再撞了！

拉里莎：让他撞吧。没什么可怕的。（朝着房门）听着，我的孩子在睡觉呢！

奥莉娅(拨电话号码)：我找格尔别特·马丁诺维奇。是您吗，格尔别特？您好！我是奥莉娅，萨沙的女朋友瓦莉娅的邻居。您现在必须立刻到这儿来，因为您的那位朋友在砸门。瓦莉娅说，他就听您的，您能来吗？

又是一下猛烈的撞击，门喀喀作响。但是，接着却没声音了。三个人都留心听门外的动静。

瓦莉娅：萨申卡！你受伤了？萨沙，你回答我呀，萨申卡……

拉里莎：天哪！那就随你们便吧！上帝啊，你简直是个白痴。

瓦莉娅(突然发怒)：你自己去找个男人，对他发号施令吧！他的锁骨断了！

瓦柳什卡把惊呆的拉里莎推到一边，拉开房门冲了出去……

萨什卡坐在墙角里，一手扶着肩头，紧闭嘴唇，脸色苍白。

瓦莉娅：哎哟，萨沙！疼得厉害吗？萨沙！你怎么那样糊涂？真是个傻瓜，上帝呀！很疼，是吗？还能走路吗，萨申卡？你说你爱我呀。你说嘛。说了就好。真的，一说就好……

奥莉娅久久地欣赏着这相亲相爱的一幕。

奥莉娅离开拉里斯卡回到自己家里，刚走进洗澡间，就听到急促的铃声。

奥莉娅：谁呀？

格尔别特(在门外)：奥莉娅。

奥莉娅：啊……

格尔别特：我是格尔别特。

奥莉娅：哎哟，等一下，马上就开门。

门外果然是西装笔挺的格尔别特，不过今天没有系领带。

奥莉娅：格尔别特，您好。

格尔别特：您好。

奥莉娅(想起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请进，请进。天哪，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我忘了给您打电话，告诉您一切都妥善解决了……

格尔别特：啊——没什么，没问题，

奥莉娅：上帝呀，真叫人不好意思……(边说边伸手拉那该死的开关绳)请您原谅，说实在的，我没想到您当真会来……

格尔别特(耸耸双肩)：您叫我来，我就来了。

[我本来已经够尴尬了，现在这么说话，更得罪了他。真叫我难堪。]

这时候电灯终于亮了。

格尔别特(瞧了瞧开关)：您有改锥吗？

奥莉娅：我……不知道有没有……

格尔别特：给我把刀也行。

奥莉娅：刀当然有……

她从厨房里拿来一把窄长的刀；格尔别特脱了鞋，爬上一张方凳去修理开关。修好以后他下了方凳，只拉一下灯就灭了，再拉一下灯又亮了。

格尔别特(把刀还给她)：麻烦您了……我一看见设备出毛病就难受。

奥莉娅：您怎么麻烦我了呢……我让您白跑一趟已经怪不好意思了。您大概休息了吧。

格尔别特(穿鞋)：您刚才的电话是打到展览厅的。

奥莉娅：怎么，这样晚了，您还在上班？

格尔别特：是呀，没办法！尽管离展览会开幕还早呢。生活就是这样！(微笑)我希望不会再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吧。

奥莉娅：多谢您了。

格尔别特：没什么！

奥莉娅：以后，就是没有“紧急情况”您也到我们这儿来坐坐。拉里莎会非常高兴的。

格尔别特在门口站住了，盯着她看了看。

〔他站住了，还特别仔细地盯着我看了看。〕

格尔别特：谢谢。我以后给您打电话，如果您允许的话。

奥莉娅：那当然！请来电话！一定，一定要来电话！多谢您。今天闹得真不像话，我再一次向您道歉！

格尔别特：没什么，没什么！

奥莉娅：我本来没想到……

格尔别特：那就再见了！

奥莉娅：再见！谢谢！

格尔别特：对不起，我以后给您打电话。

奥莉娅：那当然，请来电话！

格尔别特：再见了。

奥莉娅：再见！

奥莉娅站在研究所围墙跟前。有人走到她身边停住了脚步。

〔我感到这是瓦季姆。他即使离我一公里远，我也总能感觉到。〕

两个人都默不作声。

瓦季姆的声音：你好，奥莉娅！

奥莉娅转过身来：你好，瓦季姆。

瓦季姆：你把老朋友全忘了。这该怎么理解呀？

奥莉娅：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

瓦季姆：就是说，咱们之间不止一年的友谊吹了，是吗？

奥莉娅：原来我们之间还有过友谊？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瓦季姆：碰头会上也看不见你。两个月没说话了……你的生活怎么样？
有什么新闻？

奥莉娅：瓦季姆，我要嫁人了。

瓦季姆：原来是这样，我正在琢磨，为什么小家伙老躲着我……

奥莉娅：你以为小家伙一辈子都会追着你吗？

瓦季姆：向你道喜……谁是那个幸运儿呢？

奥莉娅：他是谁，并不重要。不过他跟你不一样，他希望我也能得到幸福。

瓦季姆：为什么这样说，我也希望……我衷心希望你幸福。

奥莉娅：多谢了。

瓦季姆：奥莉娅……

奥莉娅（猛然转过身子）：你还想说什么？还想说什么？

瓦季姆（不知所措）：没什么……我不过想说，让我像以前那样开车送你回家吧。

奥莉娅：谢谢，有人送我。

〔他缓慢地向他的日古里车走去。甚至没有跟我告别……我才不可怜你呢，一点儿也不……瞧，我的车出现了——灰色的奔驰车，挂着莫斯科牌照……你就瞧吧，傻呆呆地瞧吧……瞧他怎样为我打开车门，怎样扶我上

车，还替我系上安全带，瞧我们的车多快地冲过水洼，泥浆向四面溅起。〕

格尔别特开车很猛，小轿车紧挨着单行道的左侧疾驰。他穿着式样大方的黑大衣，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轻松而稳健地驾驶着汽车，奥莉娅从侧面望着他。幼儿园到了。格尔别特进去接安托什卡。那孩子挥舞着玩具手枪向小轿车跑来，坐在后排座位上。格尔别特拿出一枝乌黑油亮的玩具冲锋枪递给安托什卡。他捧着这件礼物，惊喜得目瞪口呆了。

奔驰车在奥莉娅家门口停下。母子二人下车后，跟格尔别特挥手告别。

筹备已久的展览会终于开幕了，格尔别特正在主持剪彩仪式。巨大的展览厅里挤满了衣着大方的来宾，还有许多穿着随便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讲外语……

应邀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拉里莎在人群中看到奥莉娅，便向她走来。

奥莉娅：拉里斯卡，我得给他答复了……

拉里莎：还能有什么别的答复？！（她突然斩钉截铁般地说）当然是同意啰！你知道吗，他是真正的男子汉！

奥莉娅：难道别人……都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拉里莎：“别人”！别人表现得怎么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说什么“小家伙，别悲伤……”。你嫁给格尔别特，你跟安托什卡就有了可靠的保障；瞧这个男人多么聪明！这么久了，其他男人都未发现，而他只看一眼就明白了：他身边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跟她结了婚就能幸福一辈子。她具备了一切条件，既聪明，又有经验……连孩子都是现成的，你就当你的爸爸，都不用洗尿布了。这个女人还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当然，它处于一种冷冻状态，就像食品店里冬天的樱桃，色香味原封未动。你只需要到她身边来，用你的热情使她的感情解冻，你就用不着去买彩票赢那十万卢布了……嫁给他吧，别犹豫了。至于我们关于妇女应该独立自主的种种议论，你就通通把它们抛到脑后去吧。

拉里斯卡就这样结束了她的惊人演说。

〔不过我听了她那番振振有辞的演说，并不觉得生活就变得明朗了一

些。]

格尔别特（向奥莉娅走来）：很无聊吧？

奥莉娅：不，恰恰相反。

他们好不容易才挤过展览台之间的窄道，来到格尔别特的“办事处”。

奥莉娅：你这儿很舒服。

格尔别特：喝可口可乐还是桔子水？

他往玻璃杯里倒了桔子水，又熟练地用夹子夹起冰块扔在杯子里。

奥莉娅：简直跟电影里一样。

格尔别特（指着墙上的巨幅照片）：日内瓦。这是日内瓦湖。我们的商务处就设在那儿。九层楼从右数第六扇窗子里面是我的办公室，边上就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如果你下定决心的话。

[我全身哆嗦了一下，虽然我料到他随时都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奥莉娅：怎么……已经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啦？

格尔别特：客观情况在催逼我们。第一，展览会已经开幕。我可以回莫斯科去了……这你知道。

奥莉娅：第二呢？

格尔别特：第二，……你应该跟我一起去莫斯科！

奥莉娅：为什么？

格尔别特：在短短的时间里需要办很多事：去民事登记处申请结婚，递交证明材料办理出国手续……如果我带……妻子一块儿去日内瓦的话。

奥莉娅：下这个决心不那么容易……告诉我，你一定要说心里话……你爱我吗？

他迟缓了一下，眼里闪过了一丝委屈的表情。

格尔别特：你觉得表白比用行动证明更重要吗？

奥莉娅：你非常宽厚，善良，待人周到体贴，我十分看重这一切。请你相信我。我保证很快就给你答复……真的，很快就回答你，明天就回答。

格尔别特：OK！（他说完就笑了）

夜。安托什卡抱着冲锋枪在自己房间里睡觉。

奥莉娅在家里走来走去，想做点事，却什么也做不成。她不由自主地走到电话机跟前。

〔我拨了瓦柳什卡的号码，她不在家。和拉里斯卡已经谈过，不用再给她打了……我需要的根本不是这个号码……于是我拨了他的那个禁止使用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瓦季姆的妻子。话筒里传来音乐和周围人嘈杂的谈话声。

瓦季姆的妻子：喂！喂！（奥莉娅默不作声）你们小声点儿！喂！

奥莉娅刚伸出手要挂上电话，忽然听到……

瓦季姆的妻子：请您等一会儿，别挂电话……我猜到您是谁了。我不知道您的名字，可是，这不就是您吗！

话筒里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你跟谁说话？”

瓦季姆的妻子：就是她。我猜到了。不过她不吭声。她跟瓦季姆有关系，时间好像挺长了……（对奥莉娅）喂，姑娘，瓦季姆不在家。

另一个女人的声音：那让我替瓦季姆跟她聊聊吧！

瓦季姆的妻子：请您等一等！（对女友）你别捣乱。（对奥莉娅）……姑娘，千万别挂上电话。我现在到隔壁房间用分机跟您谈谈。（过了一会儿）喂，您没挂上吧？这么说，您爱瓦季姆。可爱的姑娘，我可没有把他拴起来。不过我跟他结婚已经二十三年了，大概相互间太习惯了。这也许是另一种感情关系，它超过了爱情，起码比爱情有力量。您不信吗？您可怜我吗？可我不需要您的怜悯。您不是我的对手。也可以说，咱们两个都不幸，咱们是难姐难妹。

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你干吗跟她没完没了地谈心事呀！瓦季姆反正走不了！

安托什卡已经在厨房里吃过早饭，穿了外出旅行的服装，甚至还穿上了大衣，坐在窗台上目不转睛地向院子里张望。

安托什卡：妈妈，格尔别特·马丁诺维奇快来了吧？

门铃响了。奥莉娅跑到前厅去开门。门外是拉里莎和瓦柳什卡。她们跟奥莉娅打过招呼，一边往里走，一边打量她的服装和简单的行李。

拉里莎：怎么，你就带这个手提包？

奥莉娅：嗯。

拉里莎：就带这么点东西，是吗？

奥莉娅：怎么啦？

拉里莎：还不明白吗？他要把你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要不要把我那件灰颜色的连衣裙给你？

瓦莉娅：你疯了吗？

拉里莎：怎么啦？

奥莉娅：那件灰颜色的？

拉里莎：是呀。

奥莉娅：哎哟，拉里斯卡，别打乱我的安排，我把所有的衣服都试了一遍，最后决定就穿这一身。（她站到镜子前面）

瓦莉娅热烈地为奥莉娅辩护。

瓦莉娅：这才正确，如果他们是正常人的话，就不会从衣服上看人了。

拉里莎：瓦柳什卡，你别泼冷水。

前厅里电话铃响了。奥莉娅拿起听筒：“喂！”

瓦季姆的声音：喂！喂！小家伙，你好！咱们应该谈一谈……（奥莉娅默不作声）……喂！你干吗不吭声？喂！喂！（奥莉娅挂上话筒）

瓦莉娅：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到？

奥莉娅：快了……汽车在公路上要走十个小时，等我们到了莫斯科，递上结婚申请书，到了那时候，姑娘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就结束了！

安托什卡（从窗台上跳下来）：他来了！他来了！

房间里立刻乱成一团……奥莉娅往窗口跑去……瓦柳什卡提起奥莉娅的手提包……安托什卡冲向房门……

灰色的小轿车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公路上奔驰，一个个路标和里程碑迅速地向后飞掠，一辆辆速度缓慢的带拖车的大卡车被甩在后面，小轿车上盒式磁带录音机播放着欢快的音乐。

格尔别特戴着手套，稳稳当当地扶着方向盘。

后座上放着奥莉娅的手提包，旁边是安托什卡，他一刻也不放下手里的冲锋枪。这孩子初次外出旅行，对一切都感到新鲜。

奥莉娅坐在前面，挨着格尔别特。从外表上看不出她心里究竟是忧是喜。她很平静，脸上现出旅行时沉思的神情，她的脸不知怎么地突然显得成熟了，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说明什么。

奥莉娅(对格尔别特)：想喝咖啡吗？

格尔别特：当然，亲爱的。

奥莉娅转过身子，从后座上拿起旅行用的小暖壶，打开盖子，倒了一杯咖啡递给格尔别特。

格尔别特：谢谢，亲爱的。

他接过杯子，双目继续看着前方，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咖啡，然后把杯子还给奥莉娅。

奥莉娅又转过身子，把小暖瓶搁在原处，蓦地隔着宽大的后窗玻璃看见……一辆破旧的白颜色日古里车开足马力，以疯狂的速度(好像马上就要爆炸似的)一点点追了上来。她愣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辆日古里车。简直不可思议，它居然赶上了，略一超过就拦截奔驰车。

格尔别特好不容易才躲开它，把自己的车闪在路边，停了下来。

日古里急刹车，汽车尾部甩到了公路中央，停在奔驰车的前面。

奥莉娅看见瓦季姆跳下汽车，向奔驰车跑来。脸色阴沉，目光严峻的格尔别特也踏出车门。他还没张口，瓦季姆已经把六神无主的奥莉娅拉出汽车，又打开另一扇车门，抱起后座上的安托什卡，夹着手提包，头也不回地把他们母子二人送进自己的汽车。

愤怒得横眉竖目的格尔别特向瓦季姆冲过去……奥莉娅迎了上去，拦住他说了几句，搂着他亲了一下，就向瓦季姆跑去。

人去车空，只有录音机照旧大声播放着音乐。 格尔别特站在车旁傻呆呆地眼看着日古里车猛然调头，向列宁格勒飞驰而去。

经过一天的颠簸，安托什卡累坏了，在自己房间里酣睡。 奥莉娅和瓦季姆在厨房里喝茶。

奥莉娅：我是那么疲倦……我可真寂寞呀。

瓦季姆：的确，就是这样简单的算术习题： 如果两个人相爱的话，那就应该……这比二二得四还要简单，对吗？

奥莉娅：是的。

瓦季姆：就这样。以前太不像话了， 这应该结束！我明天就把东西搬过来……

奥莉娅立刻惊奇地抬起眼睛望着他。

瓦季姆(马上接着说)：我现在身边连把招人骂的“情人必备的”牙刷都没有……

奥莉娅(继续望着瓦季姆)：我能给你找一把没人用过的牙刷……

瓦季姆踌躇了一下，奥莉娅的身子向后靠了靠，却被瓦季姆发现了。

瓦季姆：当然应该跟妻子谈一谈。何必继续说假话呢。

奥莉娅：那当然。

瓦季姆：我说得不对吗？

奥莉娅：说得对。

瓦季姆： 我们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现在早一天，晚一天，又有什么区别。你不高兴了？

奥莉娅：没有，你怎么啦？

瓦季姆：你怎么啦？昨天我一听说你要走了，我就好像挨电打了似的，没有你我怎么活？

奥莉娅：谢谢你！

瓦季姆：如果你要的话，今天晚上我不走了。

奥莉娅：用不着，已经晚了，你该走了。

瓦季姆：咱们就这样说定吧：现在不告别，就算我到隔壁房间去了。

奥莉娅：那当然。

瓦季姆：跟往常一样，明天见。

奥莉娅：跟往常一样。

七点整，闹钟把她从睡梦中唤醒了。

在昏暗的房间里，奥莉娅下了床。她睡眼惺忪地走进厨房，把水壶放在煤气炉上，然后打开洗澡间的电灯，久久地站在镜子前面精心梳妆打扮。她在眉毛上画上最后一笔，显得跟往常一样美丽的时候，水壶开了。打扮完毕，她走进安托什卡的房间，猛地拉开窗帘：“起床！”

安托什卡：怎么，又要全托吗？

奥莉娅：为什么要全托？

安托什卡：接我回家吗？

奥莉娅：接你回家。今天接你回家，明天接你回家，后天也接你回家。

安托什卡欣喜若狂地搂着母亲。

瓦夏的面包车停在楼外的雪地里。穿得臃肿不堪的瓦莉娅和拉里莎牵着谢廖什卡踏着厚厚的积雪小心地向汽车走去。突然，她们听到背后传来了奥莉娅的喊声。

奥莉娅：姑娘们，姑娘们，你们好！

瓦莉娅和拉里莎（惊讶地尖叫，大笑）：你好！回来啦！

三个单身女人欢欣雀跃，又笑又叫，紧紧地抱在一起。

拉里莎（忽然想起时间不早了）：行啦，上车，上车！瓦谢奇卡，跟往常一样，先开到幼儿园。上车，上车，上车！快，快，快！天冷着呢，快上车，上车，开车吧！

面包车开动了，车内传出单身女人和孩子的欢乐的歌声。